



積雪東征錄

上冊

中華書局印行

三才圖會



積雪東征錄 上冊

第一章

大佐華德沒後。故里魏河口中人士。莫不爲其二子心危。以怙恃俱失。已爲人生大不幸事。重以周烈佛蘭二人。皆先喪其母。大佐生前雖邀嫡妹密昔斯屈陸拜主家政。家事井井。無可置議。而於教訓兩姪。則正有難言者。卽鄰里見之。亦莫不詫異。謂大佐兄妹二人。性質乃迥殊也。蓋大佐者。倔強雄武。厲而無親。至於其同母妹。乃柔懦波靡。聞聲而懼。事事恆俯仰如人意。不敢有所主張。大佐恆怒目存之。故自教二子。不以繁其妹也。及大佐既沒。密昔斯屈陸拜乃盡移其向。之將順其兄者。以將順其二姪。二人率意而行。雖有所差失。密昔斯初而以爲非。時周烈已十七八。而佛蘭亦在十三四間矣。兄弟二人貌至相類。

靄然之色。俱形意表。目光蔚藍。額角方廣。棕色之髮。飄然下垂。見其貌者。無不謂爲孿生。密昔斯獨婉語曰。二人外貌雖近。而趣舍則大異。此可見之聲容。不宜以迹象求之也。外史氏曰。庸庸者之言。往往有適中者。卽此言是矣。周烈爲人陶然自得。無可亦無不可。至於佛蘭。則尋常不露齒。果毅堅決之態。卽其朵頤。喻唇者已可想見。故老人恒鍾愛周烈。周烈亦於校中爲諸兒所稱。非事有絕不能者。恆嶄然露頭角。囊中物慷慨予人。更不少惜。而密昔斯乃譽其爲落落大度。良所僅見。且孝老人者亦甚至。卽在忙迫中。聞命無不立應。佛蘭雖佳。然和順不及其兄。特爲年尙少。固不可與長大如周烈者比也。二人旣長。所趨亦日異。父沒一年。周烈卽出學校。終日無所事。事間卽語及從軍。以爲軍中父執甚多。卽上一書。校尉可以立得。而意旣未決。此書亦竟無上日。又密昔斯屈陸拜溺愛殊甚。恆不以之爲可。聞少年一道。及則變色怡聲。謂曰。吾兒勿急急。

大軍方在西班牙間。顛連困苦。縱投筆遠征。非老人所可阻。而事實有可緩者。周烈聞言。亦自得以爲居此百事安適。卽爲已足。況姑母與以重金。供其交遊。則事更何求者。乃一意鷹犬。日事遊獵。間或與海濱漁戶相結。駕舟出海。竟夕不歸。外此又喜過彈子房音樂館。與社會中酬應。歸家之時。常至夜半。雖事無益於身心。非少年所宜。而密昔斯不忍苛責。則微笑以自解。曰。年少如此。當令通達世變。不宜令其輾轉老人左右而已。後二三年。周烈年益長。從軍之意亦急。知此事良無可望。卽幸得者。當以畀佛蘭矣。密昔斯漸聞佛蘭居校中。亦頗爲人所重。不讓周烈。則愛之亦漸摯。佛蘭者。於其學業。恆勤勉不自逸。課事畢後。卽至操場運動。劇烈一如其爲學之猛。爲人有決斷。曰是者是。曰非者非。不爲人意所移。至於犯規之事。雖同學中百勸之。勿能動也。然獨至事有所當爲。往往不肯讓人。嘗有漁戶失業。校中捐資賑之。其所費。乃半出自佛蘭。且課業。

中尤能以其所知殷殷語人。與周烈雖異趣。而友于之情則至篤。少時敬事之如天人。周烈亦不惜以其所貴愛者與之。於石板鉛筆間。其所以助之者復不少。及佛蘭漸長。識周烈所短。不能緘默。一日弩目謂之曰。吾兄年少如兄。以可貴之光陰。擲之虛牝。思之令人生憐。卽不能從軍者。奈何不求一業以自奉。毋戀戀於此。此地不足爲吾兄福。去之愈遠。乃愈爲得也。周烈笑曰。小弟兄之所行。雖無所益。亦不爲害。乃勞吾弟教之耶。佛蘭堅持前說曰。否。此非弟所能計。所知者。年月以來。吾兄顏色乃日衰。所交者又不足齒。令先人在當。不願見此等人也。吾兄捫心自問。如謂所行悉爲當理者。弟自後卽絕口不復道。所惜者兄良心猶在。未能以爲當耳。周烈默然移時。久之始曰。吾初不知其所以必當之理。顧此中未必有害。特嚴肅如吾父。則此等人必非所喜耳。惟與之相交久。一旦斷絕。心誠有恝然不忍者。佛蘭曰。此何難者。告以體質素弱。不宜晏眠。則

事卽中止矣。周烈曰。吾弟一往直進。不計他人是非。故如汝者言之。乃非難耳。佛蘭曰。此輩不值一錢。卽是非亦何傷。況行之非謬。卽令百口。非之寧足較者。周烈微笑曰。吾乃深願得剛烈。一如吾弟。則亦不至爲母弟所嘲耳。佛蘭怒曰。吾兄奈何疲頓至此。立身六尺。力及奔馬。聰明俊秀。更不讓。人而乃自處於無用。試問先人勳業。汝所知者幾何。其僚友之尙存者。汝所識亦幾何矣。使吾爲汝。則必願得至西班牙從軍。與法人死戰。博取功名。戰後歸來。壁壘一新。何畏於他人者。且此行初不虞資用之乏。家產萬六千鎊。兄年長已得襲其半。況姑母之產。尤必予汝。周烈微慍曰。吾弟何爲言此。佛蘭曰。以吾兄爲姑母所特愛。事固可必。吾兄事姑母孝。然弟之所以快快者。亦以此。如令汝夜歸時。見吾姑側耳注聽。面色蒼白。當亦爲之悚然。周烈曰。阿弟。吾意決矣。此事不可復繼。當與諸人絕也。佛蘭曰。此言是矣。吾固知兄能識此。亦決不夜出也。周烈復曰。姑

母之金。卽令盡以予吾。吾必判半以予我弟。佛蘭曰。否。弟已決意入軍中。以所當得之子金用之。綽有餘裕。多則反爲累耳。兄爲長子。宜有所樹立。得多金可以置產。用以自娛。周烈曰。然。吾意甚願姑之長壽。與吾等共之耳。姑厚我甚。特稍嚴者。當更爲我之福。佛蘭吾已許汝。自後不至彈子場矣。遂默然。一握手。披衣而出。蓋周烈爲長兄。雖於其弟所言。每每置之一笑。而時不能無動。佛蘭見其坦易。心亦折服。目送其出。自謂曰。吾兄乃長厚能聽吾言。在他人者。鮮有不怒形於色矣。然吾兄亦有所短。未能毅然拒人。謝之曰不能。吾乃不知其故事。當爲者。謂人曰能不然者。拒之曰否。此兩言決耳。人卽能面詬。吾於吾何傷者。以佛蘭與人交。雖藹然亦如其兄。特衆人指詬之。卽能不爲所攝。仍獨行其是而已。周烈旣許其弟。自後卽不復過彈子場。場中少年大部皆故家子弟。見其旣去。亦不以爲意。因得安居家中。侍其姑。色笑密。昔斯益喜之。時則過諸漁戶。

與之閒話。一星期中間或出海一二二次歸輒負大魚數十尾。以夜來所得多。此其分也。亦間與其弟共出。佛蘭課罷無事。頗以爲樂。斯時在千八百年間。英法兩國失和。邊禁益嚴。而漏私之事乃愈盛。稅吏雖嚴。無如之何。尤以魏河口一帶。東至老河口。西至思皇磯。爲最。暗沙起伏。巡船不易行。則益爲私商之利。大尉唐音斯。領巡船博狩號。至願捐俸一年。以挖河口淤沙。以風勢一不順。則巡船不能出港。雖知私貨所在。亦僅坐視而已。時快快謂其客曰。卽令有容之人。至吾處爲巡官。亦必不可。一日居不肖。乃願遠放至阿非利加。不願居魏河口作巡船艦長也。岸上居民。太半皆與亡命通謀。并力合作。肆其欺罔。聲東擊西。謠諑百出。聞私船在思皇磯者。其泊碇之處。乃必在三十里外。卽此處市人。亦悉爲其羽翼。以愚徵稅之吏。此真無可如何者。蓋戰事久。法之葡萄酒勃蘭地酒。生絲綢緞。其入英者。皆收重稅。物價飛騰。私商負販。挾之求售。卽素封

之家。猶不免與之交通。顧其事亦至危。漏私者往往爲巡吏所逐。則至激戰。性命懸於俄頃。此則市人多抵掌道之。非虛語也。周烈固知漁戶多陰與之相通。時或助其運貨上岸。或於海中。故放燈火以眩巡船。則乘間笑謂所識漁者畢爾曰。此事可玩。吾意頗欲一與其事。畢爾曰。公子如有意者。事亦非難。然未必卽足玩耳。吾等設計萬端。往往於不意之中。突爲稅吏所獲。而大尉唐音斯擒縑之術。乃益工。令人不能測其所在。半月前東嶼上貨之日。乃幾爲獄中人也。是日者先令一婦人素服。詐造巡丁告密。謂其夫凌虐萬端。不能復忍。必有以報之。今夕彼在口外上私貨也。婦人巧於爲奸。淒楚之態。令人生憐。見之者莫不信爲無僞。巡丁因求其名姓與住址。且令自白。巡官婦謝曰。事萬一有所洩漏。爲吾夫所知者。則兒命卽盡矣。巡丁亦信之。卽逕往巡署。十分鐘後。巡長果發步至魏河口。值者見其謁唐音斯。唐偕之登陸。劇談良久。始歸巡船。駕帆而

出兩點鐘後。帆影已沒入西南。巡官東行。遇巡丁數人。遂回轡而西。吾等自謂彼等悉已西去。蕭然無虞。乃招私船至東塢碼頭。一船先來。遣人登岸。偵事歸云。岸上所餘僅巡丁二三人耳。此可擒而縛之也。衆意益定。乃決計上貨。又天色亦漸昏。則於事益有補。乃先擒二巡丁。更令偵者遠出。以爲瞭望。貨物上者亦不少。而三百碼外。一舟遠來。厲聲問曰。碼頭中何船也。衆不答。來者復曰。速應吾。不然者。吾礮一發。汝舟且立沈。私船中掌舵者曰。郵船耳。則更與諸人耳語。急作遁計。帆既大張。而巡船中之礮亦俱發。昏黑中不相見。但按人語所在。發之。雖三者不即中。然其四者已相逼。幸爲大石所障。吾等乃得遁耳。後此思之。巡船者必欲東行。亦以愚吾之故。開帆而西。令入烟水蒼茫之中。爲邏者所不及見。始轉舵相逼也。岸上登貨者亦遇伏。巡丁共有四五十人。幸先聞巡船礮聲。以間遁去。聞後此岸巡水巡。互以歸咎。巡長謂大尉唐音斯。至此太驟。如

後一點鐘者。私貨俱成擒矣。顧其罪亦不在水巡。以本不知私船所在。但以意度之。茫然東行。聞吾舟訝許之聲乃至耳。然其才略亦可見矣。私船自遁去後。二日後至婦人所指之處。上貨遇巡丁遂交戰。然岸巡力薄。不足與抗。諸貨皆登岸。一二日中。此三十里內人家皆與之作貿易矣。然事實危甚。鄉鑑入獄者。良不爲罕。俱決於公子周烈。曰。兩年以來。漏私之船。何止數十。而入獄者乃甚少。無大危也。畢爾曰。操是業者。大艘三隻。至此往還三十次矣。周烈曰。私船屬英。抑屬法人。畢爾曰。二艘屬法。其一則屬英人。然舟中人皆雜西國國籍。不分畛域也。船皆堅實。以爲人所危。不能不自救。故後梢亦有巨礮一尊。然不輕發。以傷及巡丁者。罪且死。不然者。則禁錮終身耳。其爲英國人者。尤得請入海軍。帶罪立功。海軍雖苦。較獄中已爲佳。吾之所以不憚爲此者。特以此一線生路耳。周烈曰。汝言良是。然貨物一經上岸。更無所礙。如汝所云者。不過百中之一事。

出偶然耳。下次船至時。幸以語吾。如去魏河口不遠者。可同行。卽不行者。吾亦
萬不語之於人。畢爾曰。諾。乃收船入港。指魏河口曰。有法官伏克奴者。持法至
嚴。不稍假借。他法官則殊不以爲意。以早間啟門。見美酒一甕。置其門側。心中
卽自了然。卽得有消息。不得不以告之。巡官而吾等。同時亦知事有未妥。拏舟
而去。獨伏克奴則不然。盡力緝捕。乃不在大尉唐普斯之下。其遇人尤酷。公子
識之否。周烈曰。識之。其人甚碩而巨。所居去此約五六里。其家有園林數處也。
畢爾曰。卽此是矣。言者謂園中多野鳥。故覬覦之者頗衆。伏克奴雇人守之。私
獵者闖入。兩方激鬪。獵者死三人。見囚者二人。而守者亦死二人也。伏頗凶悍。
初非怯懦者比。每入夜後。輒挾手鎗。獨出。屢瀕於危。特幸得未死耳。其所乘黑
馬。爲一郡冠。飄忽奔迅。以招巡丁。巡丁無敢不應者。東塉之事。彼亦與之。以巡
官來遲。厲聲而詬。村中人。乃無不聞之也。言已。搖首不止。則更屢述伏克奴之。

短周烈曰。卽在鎮中。此人殊不滿民望。又持法苛刻。非有他官以劑之者。則魏河口法庭之中。無復訴訟者矣。聞其同僚亦不慊於彼。故俱樂部中。獨不許伏克奴與會。也要之爲人至此。誠復何必。園林本爲其產。原在當守。至於漏私。此爲國家之事。何關渠者。畢爾聞言。益有得色。大聲曰。公子然也。吾等亦謂此絕非。彼事法官之職。但待人有來訴訟者。爲之調理。他非其所當爲也。公子誌之。此人終必橫死。不得善終。以其賈怨於衆者亦甚矣。自是以後。周烈屢與漁戶同出。觀私船上貨。漁戶爲人負貨登岸。每夕所得。亦復不資。然來者不盡爲錢。以所處既危。往往與巡丁決勝負。則其興致乃益高也。周烈初不事事。敝衣旁立。見人衆往還。約得十數。奔走栗陸。默不作聲。不覺爲之色喜。偶見其貨重不能登車者。則亦極力相助。然不作一語。衆亦但知其爲同行者耳。蓋畢爾先戒周烈。非不得已者。萬勿作聲。聲發則事洩。不然。人方謂公子尙在鎮中。安知其

來此者。卽吾輩諸人。亦遵此戒。事無不敗之日。一敗則能指名公子者爲數愈少。則愈便耳。巡丁來時。亦宜立遁。以公子此來。本無所利。聞難而去。不爲無勇。奮死力鬪。皆非公子事也。卽鄉人亦多不喜鬪。至時且立去。獨操是業者。如不得回船。卽無所歸。然後乃爭一日之命耳。公子行時。亦弗候我。近水則以登舟。爲尤佳。然此要不過以來者人數而言。如巡丁數少。甘冒死地。則惟有縛之以擲岸上。令其瞠目視吾等運貨而已。然彼等亦智甚。若非上命初不妄預人事。見吾等打槳而去。然後乃徐徐歸報。用以郤職耳。卽偶有强者。得五六人。卽率然而來。然人各有妻子。何忍爲此。且亦何必爲此。賞雖重。非冒大危。不宜得也。實則吾輩之所以登貨者。其受巡丁佯爲不知之賜者。蓋十中而八九。況運貨之人。非有利器。何敢登岸。素習水事。膽力至巨。又巡邏者復不少。則以與岸巡之東西踐蹀。每數里間。才得一人者。不可同日語矣。

第二章

一晨佛蘭初起侍女奔入謂有漁戶畢爾者來訪公子。佛蘭知畢爾與周烈善披衣卽出曰畢爾早來大佳何以見教。畢爾曰甚願至別室言事。佛蘭異甚與之同行。畢爾喟然曰比來事益壞矣。佛蘭曰何事。畢爾曰卽漏私之事矣。昨日與稅官等惡戰。槍聲迸發。巡丁死者共三四人。然此猶不足計。周烈公子爲官中所擒矣。佛蘭失聲曰天乎。此何與吾兄者。畢爾急曰事且緩緩道之。周烈公子喜戲遊。乃與吾等同行。觀私船之上貨也。佛蘭聞之益惶急不可名狀。畢爾曰公子諒早已知之矣。佛蘭曰卽吾夢中亦未嘗一念及此。吾兄亦猶人奈何病狂而身與斯事者。畢爾此乃爲汝所誤。吾不能不怨汝也。畢爾快快曰長公子年事已長。卽不樂爲此者。吾亦何能強之前者偶於閒話之中道及此事。詎知令兄侃然相謂曰畢爾吾意亦欲行也。當時吾與之爭論至久。以爲事實危。

甚。令兄不顧。乃曰。吾意非有所篤好於此。特以爲玩戲耳。吾謂事固不可以玩戲論。而令兄曰。若非有危險者。則卽有可玩。反覺興趣索然耳。且許吾如聞巡丁來者。卽當立去。公子思之。吾何能爲者。若言者爲公子。公子年幼。吾力可以相阻。至於令兄。則已長大如成人。非吾所得而禁也。佛蘭急曰。置之事果如何。後此當何以處之者。畢爾曰。上貨之地。距此約在二十四里外。衆見博狩巡船已開向思皇磯。以爲大尉唐音斯已爲吾輩所弄。事無足虞。乃登貨。其半已入車中。而伏克奴挾鎗率巡丁二十人突出。曰。諸賊速降。不降者且立死。吾卽服車下俟之。而私船中人亦登岸。兩方鎗聲。擊拍并作。水面亦隱隱有礮聲。知大尉唐音斯已聞警至此矣。吾知不能得勝。乃間道歸。夜中深念周烈公子。不能成寐。天色未明。卽至同伴一人處詢之。其一未歸。其一至此。僅半點鐘。目擊其事。告我曰。衆人旣見擒。巡丁等乃明炬。且燃燎火。自火光中觀之。計被擒者約